



【有所思】  
怀念一个人

□雪樱

晚秋时节，似乎是用来怀念人的。树上的叶子从来不舍得一夜掉光，好像开会商量好了似的，秋雨过后落一阵子，大风降温又落一阵子，最后那几天如深山老林里的大雪般簌簌而下，以不可遏制的姿态，恍若换了人间，同时把人内心深处的疼痛与伤感一下子激发出来，就像豁开了个大口子，伴随记忆复活，惆怅爬上了心头。

一个人从这个世界抽身而去，留下的痕迹或气息很难消失殆尽。他离开已经三个多月了。好几次，深夜时分，我想提笔写点什么，都中途放弃，仿佛那是一场不那么清晰的老电影，还没看完，就已经结束了，我生怕自己的感情冲淡了记忆，又担心时间太短，无法客观记录。第一次知道他，是那年我的尾骨上被硌出了一个脓包，误以为是褥疮，在床上疼得打滚儿，父亲跑去找他。趁着中午吃饭的空当，他匆匆登门来看一眼。我趴在床上，小声呻吟，根本没有机会认清他的模样，只听到一个浑厚的嗓音：“没大事儿，好好养病。”事后，我才知道，他是社区门诊的中医大夫，和我姑是中学同学，也住在家属院。

年过五旬，中等身材，偏胖，秃顶，鼻梁上架着一副茶色眼镜，说起话来慢条斯理，不善言谈，桌上的烟灰缸里总是堆满烟头，烟不离手，这是他留给我的印象。如果说这么多年来他有什么变化，那就是说话越来越少，惜字如金。爷爷得了糖尿病，需要医生上门测血糖，姑姑去诊所预约，正好他坐诊，开方、交费、拿单据，并没有更多的交集。后来，我从网站上找医生，无意间看到他的介绍，副主任医师、副教授，从事中医临床专业26年，擅长各种杂症和疑难病症的中医诊治，有多篇论文发表在知名期刊上。从那以后，我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

一个人与医生打交道，不过在慢慢向死亡靠拢的过程中，找寻到那个度你的人。社区诊所看病，头疼脑热、慢性病管理居多。时间久了，找他的次数多了，我对他越来越敬畏。有一年春节，父亲不知吃了什么不洁的食物，上吐下泻不止，母亲请他到家里看看，他看过后说：“不用吃药，饿几天就好了。”开始我还半信半疑，没想到父亲照做几天后果然痊愈。母亲透支身体，积劳成疾，有一段时期，腿疼得不敢直腰走路，恨不能拄个拐杖。她去大医院就诊，开回来很多进口药，服用后也没有多大起色。去社区诊所拿药时，顺便找他把把脉，他诊断是腰椎间盘突出，四、五节。再去医院拍片子，CT检查报告出来，果然是腰椎间盘突出，原来腿疼的毛病是腰椎压迫所致，病患在腰上，“头疼医头，脚疼医脚”自然不对路。

几年前，社区开始推行签约家庭医生，门诊上挂着他的照片和简历，我一看心里乐开了花，我的签约医生正是他。从那以后，发烧、感冒、牙疼、偏头痛，今天这里不舒服，明天那里疼得厉害，我都习惯找他问诊。哪怕是去医院做检查，回来也拎着报告找他看看，他说没啥大碍，我才放心。很多时候，我都厌烦自己，免疫力低，旧病未消，新病又至，把一天天过

成了与病魔的打怪升级。他却极有耐心地对我说：“倩倩，不是大毛病，会好起来的。”又说，“勇敢点儿，你是个好孩子。”每每听到这里，我心里最脆弱的一面瞬间如决堤的大坝，泪水流出来，感觉被整个世界温柔以待。

美国女作家裘帕·拉希莉的小说《疾病的解说者》，讲述一个兼具疾病解说者和导游双重身份的人，陪同印度裔美国家庭回印度寻根过程中发现的秘密。现实生活中，医生也是疾病的解说者，“有时是治愈，常常是安慰，总是去帮助。”以前总是领悟不透，我从他那里找到了理解的入口——看的是病，心里装的是人。花最少的钱看好病，走最近的路治好病，这是他给予患者的福祉，何尝不是生命对生命的救赎呢？有几次，我去社区打吊瓶，赶上他值班，虽然是周末，找他看病的病号却络绎不绝，狭窄的诊室里挤满了晃来晃去的脑袋。他呢，沉着冷静，认真询问，执笔写处方。休息时间，看他手上的烟头明明灭灭，好像他要说的话都被一点一点燃尽，化作一缕缕烟。直到他突然去世，我才幡然醒悟，他亲历太多的生与死、病与痛、无常与无着，每一次参与他人的生命，就会产生隐秘的痛楚，总要寻个出口，烟成为唯一的天窗——也是最为合法的精神遨游。

我依稀记得，溽热难耐的那个夏日傍晚，我去对过的超市取快递，听到有人说他们家的快递多天未取，好像他得了什么重病，在医院。这个消息传到我的耳朵里，瞬间炸裂，头顶“嗡”的一声：难不成听错了？过了几天，邻居告诉我，他一查出来就是晚期，下了手术台就不行了，太可惜了。一别成永别，世间的相处与相遇自有定数，未懂时蹉跎，开悟时晚矣。那个晚上，我在电脑前坐到凌晨，内心如海水翻腾不息，后背如被人冷不丁一顿捶打，瞬间，痛感从五脏六腑一路蔓延到指尖上，冰凉、刺痛，久久无法散去。固然，人人迟早都有被死神拣选的一天，但这种没有任何预兆的降临令人溃不成军。

盛夏的分别，在深秋散发出泥土的腥甜气息。与他人的分别，亦是审视自己的远行，被动或主动，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。寒潮来临的前一天晚上，我打开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陈仓的《月光不是光》一书，有段文字闯入眼帘：“对于埋在地下东西，不见得都是死亡，而应该还有更加美好的、充满想象空间的、具有生机的、温暖无比的东西。那就是根或种子。”

当树叶层层掉光，枝丫尽展裸露的风姿，大自然身手不凡，干脆利落地完成清场，负重的皮囊就像悬在枝丫之间的鸟巢。此刻，我想起里尔克的独白：“夏日曾经很盛大/把你的阴影落在日规上/让秋风刮过田野/让最后的果实长得丰满/再给它们两天南方的气候/迫使它们成熟/把最后的甘甜酿入浓酒。”

秋风在做最后的较量，有如刀锋过唇般的凌厉，走在路上，不禁打个冷战。寒衣节又至，十字路口，可以看到为逝者亲人烧纸钱、送寒衣的人们，裹着臃肿的衣服；风里裹挟着我的怀念，还有无尽的回忆，等待一点一点燃尽，把昨天的往事照得澄澈如许，一如正在发生。

【在人间】 “家”工厂

□崔广勃

今年父亲节这天，天干气燥，气温高达三十七八摄氏度，是入夏后最热的一天。停车的村口距老家只有一二百米，为避开灼热的阳光和袭人的热浪，我紧走几步推开了家门。

映入眼帘的，是一捆捆大葱，摆放在院里及母亲破旧脚蹬三轮车上，横三竖四，一片狼藉。耄耋之年的父母坐着马扎，正低头为大葱逐棵剥皮、去根须和杂叶。

天太热，父亲露着上身，常年户外劳作，脊梁、颈部和脸部被太阳晒成古铜色。母亲瘦小的身躯显得有些弱不禁风，干柴般的手背粗糙且青筋裸露。尽管有日晒和蒸发，二老的额头、胳膊上沁出的汗水依然清晰可见。这场景，恰似一家小型蔬菜加工厂原料加工车间再现。

见我推门进院，二老不约而同地让我快到屋里歇歇、喝杯水，但自己手中的活始终没有停下。

“说多少遍了，别干了，咋就是不听？你们耳朵没磨出茧，我们的嘴快磨出茧了。”这场面，司空见惯，每次回家都能碰见；这话，重复了多遍，说得有些不耐烦，但无济于事，人家我行我素，统统变成耳旁风。

二十多年前我在县委从事新闻宣传时，所写的“全国脱水蔬菜第一县”报道曾登上人民日报。现在一联想，父母竟也是这个产业链上的“两员”。

当时全县蔬菜脱水厂星罗棋布，我们镇就有两三家，主要是将葱姜蒜脱水加工后出口，而前期工序——原材料的去皮和剔除杂质等工作，靠农户自愿领到家中完成。母亲为了挣点零花钱，常常蹬着三轮车到分发点领回原材料加工，以补贴家用。尽管我们兄妹四人都都在外工作，不差这仨瓜俩枣，一再劝阻他们别干了，光种庄稼和打理菜园就够累了，可父母说啥也不要我们一分钱，照样靠自产的粮食、蔬菜度日，加工费主要用于应付人情往来。

葱姜蒜大都是夏秋收获，冬季加工。父母为姜、蒜去皮时，要先在盆、桶或缸里浸泡，然后一块块、一瓣瓣从水中捞出，再将皮刮去或剥去。长时间露天劳作，手浸在冰冷的水中，指间常常因皴裂而被胶布缠绕，殷红的鲜血透过胶布直往外渗……

十多年前，年近七旬的母亲在领大蒜时，不小心从三轮车上栽下来，胳膊被摔断了，断胳膊耷拉着，骨头碴儿从皮肉里刺出来，鲜血直流。外柔内刚的母亲没喊没叫，咬着牙被人送到本村的骨科诊所，接好骨头固定包扎好，打了一瓶消炎针就回了家。为了不让我工作分心，她千叮万嘱咐不让我告诉我。

半个多月后我回家，见到打着绷带、满脸蜡黄、有气无力的母亲，我一时着急上火，没好气地数落：“是缺你们吃还是喝了？拼死拼命、丢人现眼的，不怕人家笑话！”

“什么也没缺，不干活在家没着没落闲得慌。”母亲平静地说，“不偷不抢，丢啥人？”

父亲也在一旁帮腔：“什么不干也会碰着磕着，该有这灾，与干不干活无关。”唉！也不知道他老人家这是哪门子“理论”。身体恢复后，母亲立即“好了伤疤忘了疼”，重操旧业。

这活既脏又累，也挣不了几个钱，如今，家里穷点富点的都不干了，父母却乐此不疲，干得有滋有味，是全村仅有的两个“从业户”之一。

近几年，母亲还拓展业务范围，搞起了“多种经营”，家里俨然成了名副其实的“家”工厂。脱水厂没活时，她便从当地工艺品厂分发点领来各种工艺品帮忙缝制。母亲曾不止一次挺有成就感地“炫耀”：“缝一个小筐或剥一斤葱三毛钱，一天可挣十几块，够我们老两口买煎饼吃的了。”我

们兄妹每次回家，母亲都要给我们买煎饼、锅饼、豆腐等带上，用的也是他们挣的加工费。

敲门声打断了我的思绪，一位衣着整洁的自家大叔悠闲自若地到我家串门，见到院里的场景，瞅瞅我，无可奈何地摇摇头，苦笑道：“只干这些活也还好说，今年天旱，你大大（方言，爸爸的意思）每天天刚亮就起床，用三轮车拉水浇菜园，吃完早饭再继续干这些活。”

谁说不是呢？平时我们吃的粮食、蔬菜，大都是父母亲手所种，一到周末，就盼着我们回家拿。担心他们累着，我们曾说“别种了，回来拿的菜还不够汽油费”，父母仍然不为所动，把三亩地的庄稼和半亩菜园伺候得像花园一般，各种粮食、菜品一应俱全，满足“供应”。

不一会儿，两个弟弟和侄子相继走进家门，大叔说得更加起劲：“一年四季就没见老两口清闲过。平时你们撒的，掉的也够他们吃、穿的，一大把年纪了，不值当的。”弟弟眉头一蹙，接过话茬儿：“干了一辈子活还干不够，有福不享找罪受。”父亲却说：“庄户人就是劳碌的命，不干活，干啥？再说，老胳膊老腿的，多干点活，活动活动，说不定对身体有好处。”

这两年，我发现八十多岁的母亲已没有多少力气，身子明显虚弱不少，走起路来有些气喘吁吁，自己都说“坐在那里一不干活就打盹儿”；父亲比母亲小三岁，虚岁也已八十，由于常年劳作，身躯弓成一轮弯月。但不论何时，一说干活，弓腰驼背的二老就一改颓靡，立时来了精气神儿。作为“最普通的普通农民”，在父母的字典里，只有“劳作”一词，没有“享受”二字。

这个父亲节，我过得心里有些忐忑，不是滋味。父母的执拗在全村是出名的，再规劝也是徒劳和多余。我们兄弟一起动手炒了几个菜，与父亲默默喝了两杯，算是过节了。加工活既脏又热，父母说啥不让我们插手帮忙。为不影响他们的“工作”进度，我们只好各自带上二老准备的煎饼、草鸡蛋和各种蔬菜返程。

改变不了父母的行为，只能改变自己的思维。回城的路上，我一再为自己开脱——

也许，父母尽最大所能干活，不坐享其成，不给予子女添负担，觉着自己还不是累赘，日子反倒过得充实、从容、舒坦。

也许，孩子在父母眼里永远长不大，我们回家拿菜，他们会感到自己还有用处，儿女还需要他们；用挣的加工费买东西给我们吃，还能创造“疼儿”的机会。

也许，如父亲所说，一辈子干惯了，一时闲不住，干活相当于锻炼身体，二老身体还算硬朗，可能与整日辛勤劳作有关。

也许，父母苦日子过惯了，不知、不懂也不愿享受，他们不愁吃穿用的和谐日子，如今朴素的认知里，已经相当满足了……

然而，即使设定一百个宽慰自己的“也许”，也排解不掉儿子的忧虑：父母干活不惜力气，不知道体恤自己，这么大年龄，万一累坏身体，太得不偿失了。可摊上这样勤劳简朴、不开化甚至有些“迂腐”的父母，又能有什么办法呢？

一时，我心生悲戚，怅然若失……稍感欣慰的是，这次回来听说家里的承包田以后不种了，二老的劳动强度多少可以减轻些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 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孔昕 美编：陈明丽